

四書叢刊

# 區解放新到軍路

張 望 作



東北書店發行



## (一) 八路軍來了

八路軍來了，人們傳說着，可是人們不相信。「聽說八路軍在黃河北哩，啥時候過來呢？」「恐怕又是冒充的吧！」於是隊伍還沒有來到，村裡的老百姓早跑光了。有寨牆的把寨門關得緊緊的。派人去交涉，喊話，說明我們的主張和政策，寨門仍是不開，隊伍被關在外邊。大家的肚皮都餓得直叫喚，還是耐心的在寨外跟他們交涉。



費了很大的周折，寨裡才答應給我們作飯，但是不許進寨。待一會，飯送來了。老百姓站在寨牆上，用長繩子繫着一瓦罐一瓦罐的「稀面條」，「蜀黍糝」，「紅薯麵饅」，都送下來了。我們吃了後，用寨牆裡的水，把瓦罐洗的乾乾淨淨的，裡面放上錢，又把它繫在繩子上，仰着臉喊道：「老伯！這可麻煩你老人家啦，多謝啊！」老鄉把罐子又吊上去。有的一看裡面還放着錢，「俺不要錢！」說着，又把錢扔下來。我們固執的放在另一個罐子裡再給他捎上去。



天黑了，寨門仍是不開，忽然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從西北方來了一塊雲彩，下了陣大雨，戰士們的衣服淋濕了，肚子又沒有吃飽，加上一天的勞累，真是又冷又餓又乏，但誰也沒說一句怪話，自己找好地點，就在露天地里，打開背包躺着或靠着，抱着槍睡起覺來。



天亮了，有的人實在餓得發慌，難受的不能再支持了，打眼四下一望，見有一塊紅薯地，這時已是秋天，紅薯已經成熟，便扒了一窩來壓壓肚子好繼續往前走。



老鄉看見隊伍走了，提了個筐子拿着鋤頭到地里刨紅薯，一看紅薯跟土鬆鬆的，有人的脚印，便知道是被人扒了又埋起來作樣子，很生氣的過去一把把秧子拔去，誰知，連根扒出五塊鈔票和一張紙條，上邊還寫着些小字，「呀！這是難一回事？紅薯地裡長出票子來，怪啦！」他發呆了，他不明白。



他把錢和條子拿到寨里去找教書的老先生，看看那條子寫的是啥話。老先生接過條子一看，隨着大聲地讀起來：

老鄉：

對不起得很，我實在餓得厲害，沒有經過你的允許，扒吃了你一棵紅薯。這里五塊錢，請查收。

敬禮

八路軍

他一面拿出錢來讓大家看，一面大聲的叫道：「這是真八路來了，真是公買公賣，連吃一窩生紅薯，沒人在，還給你留下五塊錢哩！」他的聲音很大，充滿着從來未有的喜悅，這話像長了翅膀一樣，到處飛傳着，此後河南人民才相信真的八路來了。



## (二) 護 送

在××山口，爲了防止漢奸和特務，混進解放區，有八路軍的兩個哨兵，在盤查着來往的行人。

一天，天快黑時過來了兩個人，週身上都被搜查了一遍，什麼也沒有發現，只搜出每人身上都帶有四五萬元的偽幣，這是從洛陽來的商人。兩個哨兵，把錢交給他們，向他們解釋爲什麼要盤查後，說了一聲對不起，放他們過去了。





兩個商人正往前走著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喊道：「老鄉！別走哩！咱們一塊走。」聲音有些怪耳熟的，扭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兩個哨兵趕來了。「糟啦！」兩顆心都在跳動，互相望了望，臉都吓白了，但又不敢不站住。兩個戰士趕上了他們，四個人一塊走著。「他們這是來幹啥的？」他倆心裡只是想，但又不敢問越想越害怕。

「我把錢都給了他們，只要放我一條活命就行！」一個商人在想。

「想要錢花，爲啥不說話呢？到什麼地方才說呢？另一個商人也在想好像他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只等着他們開口要了。

戰士們還是不說話，只是不住的往四外望着。天更黑啦，四外不見村莊，連一聲狗叫也聽不見，只有他們的腳步聲。



當走到一個非常險要的高山頂的時候，一個戰士說「伏計！你看這地勢多好，埋伏下兩個人，誰也不知道啊！」

兩個商人聽到「地勢多好」幾個字，吓得直哆嗦，下面就不聽了，心想，這回可完了，要收拾我們了，連命都活不成啦！兩顆心跳得像打鼓！高山過去了，可是也沒發生什麼事情，兩個商人拚命地往前走，他們想趕快走到一個村莊上。兩個戰士仍然一句話不說在後面跟着。



就這樣，他們走了三十多里路，才到了一個大村上，兩個商人放下了心，兩個戰士也放下了心。這時候，一個戰士說道：「老鄉！我們連長說，這一段路上不好走，你們又帶那樣多的錢，怕出了岔子叫我們把哨交給下連特派我倆來護送你們，下面的路好走了，你們自己走吧！」噢：原來如此！兩個商人感激的不得了，又要請他們吃飯，又要請他們吸煙，但他們什麼也不要。只說：「老鄉！以後再見，我們另有任務，連長還叫我倆趕快回去。說罷連一口煙也沒有吸轉頭就回去了。兩個商人，站在村外，望着他倆的後影，直到爬過了一個小坡，他們才回到旅店中去。



### (三) 拾物不昧

河南的老百姓是受兵災最厲害的，因此他們最害怕當兵的，也最恨當兵的。爲收復失地，打日本八路軍開到了河南。隊伍還沒有來到村上，老百姓早就拿着包袱背着孩子，牽上牛跑了。在大路上，指導員拾了一小包東西，用白手巾包的緊緊地，他提着進了村子。



村里靜悄悄的，沒有人聲，大門都朝外關着。連長下命令，凡是大門上搭着「門拉吊」的，誰也不准進去，先在街上休息，每班派兩個戰士到山上去動員老百姓返家。

隊伍把背包放下，有的在談話，有的在屋簷下，靠着牆跟打起盹來。



一會兒，老百姓回來了。

「不知道是你們啊！俺們又當是老日本來啦，早知道是你們，叫跑也不跑了。」他們解釋着，好像怪不好意思似的。

指導員提着手巾包，問着回家的人們：「這是誰丟的東西？你們領回去吧，我也沒解開來看，也不知道包的是什麼。」大家都望着他，沒有人吭氣，他只好又提着回來。



不久，一個老太太哭着回來了，通訊員把她領來見指導員。

「老大娘！你爲什麼哭啊？」

「不爲啥，老總！我沒有哭啊！」她馬上止住了眼淚，不敢再哭。她以爲指導員在怪她。

「是不是丟了啥東西？」指導員以試探的口氣問

「沒有啥。」她顯出很難受的樣子「要是真的丟了東西，你只管告訴我好啦，不要怕。」

「唔，唔，丟啦！」她的聲音很小，也沒說丟什麼東西。她的意思好像是說：丟啦還不是丟啦，對你說有啥用處，難道你拾了能還給我嗎。



這時候，指導員叫通訊員把那包東西拿出來，又問她道：「老大娘：這是不是你丟的，要是，你就拿回去，我沒有解開來看，也不知道裡面包的是啥。」

老大娘笑啦，但却感動她流出了眼淚。她對指導員說：「唉呀！我的好老總啊！俺閻女和俺幾房媳婦，就這些兒銀生貨（銀首飾）都在這裡頭哩，我也是吓糊塗啦，不知道啥時候丟了。我只當是沒想頭啦，誰知道叫你這個好心腸的老總拾了！」說着，她又忙着問指導員的姓名，並用兩個手拉着他，叫他到她家裡吃飯，

指導員說：「老大娘，你不要這樣，這是應該的，我們八路軍都是這樣。」指導員再三地謝絕了她。





老大娘只好提着小包裹回家了，她走的很快，邊走邊和街上的人講：「八路軍實在是老好，普天底下那裡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啊！我丟了包袱，他們撿着又還給我了，要是鬼子和中央軍，你不給他，他也到箱裡給搶走啦」。

街上的人看着她手裡提的那個小包，心裡盤算，八路軍真是好，名不虛傳。